

黎元洪傳

(五)

章君毅

逃不出老袁手掌心

施愚上臺一鞠躬，立刻遭到臺下的排砲猛轟。劉成禺在一片斥責聲中，從座位裏跳了起來，伸手指着臺上的施愚大罵：

「你是政府的法制局長，你倒給我說說看，你們殺張振武是根據什麼法律？我看你們簡直是一羣殺人不眨眼的強盜！」

施愚被他罵得啞口無言，匆匆的交出答辯書，抱頭鼠竄而逃。

參議院的巨大風波迄無已時，參議員們決定對政府提出彈劾案，與此同時，黃興因為袁世凱覆電所稱的殺張振武理由，不能成立。他再度致電袁世凱，率直指出：

「……黎副總統原電述張、方罪狀，語極含混。……今不經裁判，竟將創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槍斃，人權國法，破壞俱盡。……縱使張、方

對於都督個人有不軌之嫌疑，亦豈能不據法律上手續，率請立予正法，以快私心？現在外患日迫，政府信用未固，益以此事，致羣情激動，外人輕視，民國基礎益形危險……」

通篇義正詞嚴，大氣磅礴，尤其將黎元洪的虛偽面目全部揭破。黎元洪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之下走頭無路，下不了臺，他只好一面宣告辭職，並舉黃興以自代。另一方面則由他的親信心腹，借用湖北全體士民、湖北軍界的名義，連續發表通電，全力支持黎元洪，並不惜悍然的向國會挑戰，直指參議員劉成禺、張伯烈淆亂是非，顛倒黑白，那封鄂軍界詰責議員函中曾有謂：

「貴議員如必欲彈劾，請將梗電所駁各款，限於電到廿四點鐘內逐一答覆，同人如有一字之誤，刀鋸斧鉞悉加同人。貴議員如有一字之誣，刀鋸斧鉞亦必當有受之者。不然，貴議員無理取鬧，借端復仇，是欲因個人密切關係陷我國於危

地，同人具有天良，不能容振武餘黨，視然為吾鄂代表，無怪同人嚴重對待也。相見不遠，當其勗哉！」

破口謾罵，威脅恐嚇，無所不用其極。「湖北軍界」儼然擺出一副黎元洪保鏢打手的姿態，但是參議院的衰衰諸公，豈是一封兩信恐嚇信所得嚇得退的？糾彈案照舊提出，對黎元洪的斥責也不絕如縷。不過這一切的一切全沒有用，黎元洪所謂的辭職不過是放一陣煙幕，「笑罵由他，好官我自為之」。莫說他本來就無意一辭了事，而且即令他肯「自時厥後，定當退避賢路，佇待嚴譴」，那北京城裏的袁世凱，好不容易扳倒了一位人物，釣上了一條大魚，他怎肯讓黎元洪輕易求去呢？栽了個大筋斗的副總統黎元洪，對於他的用處可大了。

在袁世凱的鼎力支持，黎元洪的靦顏戀棧之下，他那個民國副總統兼湖北都督，當然還是照

做下去。張振武、方維早已成了枉死城裏的孤魂冤鬼，吵得再凶，罵得更狠，也不能使他倆起死回生。一樁驚天動地的血案，漸漸的由時間而沖淡。袁世凱和黎元洪倒是把這一點看得很準，——反正中國人祇有五分鐘的熱度。

不過對於黎元洪個人來說，張振武一案對於他一生事業的影響着實不小。首先是他方始建立起來的威望和聲譽大打折扣，是袁世凱「辣手摧花」，把他從開國四大偉人的行列裏硬拖了出來。其次是黎元洪和袁世凱一打交道，就通盤全輸，敗得不亦樂乎。從此他被袁世凱捏牢了把柄，一輩子也跳不出袁世凱的手掌心。第三是黎元洪的庸碌無能，無膽無識被北洋軍閥摸了個一清二楚，因此使他成為北政府中人利用、播弄、欺壓、凌辱的傀儡和工具，演出了無數齣令人啼笑

皆非的醜劇。

此所以，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的梟雄面目終於暴露，他以民國大總統之尊，公然使人賄買凶手，暗殺中國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於上海北站。國民黨忍無可忍，癸丑二次革命因之而起，一到這個袁世凱本人的嚴重關頭，黎元洪就不得不賣身投靠，爽性成為袁世凱的鷹犬和爪牙。在政治方面他首先偕同章太炎（炳麟）、程德全等，聯合遜清末代狀元，民國首任農商總長張謇、湯化龍等等君主立憲派人物，合組共和黨，與國會中的多數黨國民黨相對抗。作袁世凱的應聲蟲，並且竭力主張中央集權制度。事實上正好給民四的洪憲稱帝鋪了路。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將起之際，黎元洪他們又在袁世凱的發蹤指示之下，將共和黨、民主黨、

統一黨合併而為進步黨，仍然遙戴黎元洪為理事長，乾脆就以此作為老袁的御用黨了。

祇剩了個空頭官話

軍事方面，則黎元洪利用武漢位居天下之中，遙控長江下游，湘粵等省，慨然自任北洋軍大舉南下的開路先鋒，不惜與馮國璋、段祺瑞之輩並駕齊驅，希榮固寵。六月九日袁世凱令免國民黨籍江西都督李烈鈞的職，當天就任命黎元洪兼理江西都督事，他以歐陽武為護軍使，賀國昌署民政長，代他坐鎮江西。湖北、江西兩省心腹要地老袁算是都交給黎元洪了。

乘着北軍大舉南下，袁世凱悍然以武力對付國民黨，誣陷國民黨員、革命人士以「亂黨」之名，黎元洪便把握機會，清除異己，報那殺張振



黎元洪的一雙冤家，袁世凱的兩員大將。

上：府院之爭主角段祺瑞。

下：繼任北政總府統的馮國璋。



武遭盡天下唾罵的一箭之仇。

他特意在武漢製造恐怖事件，推說二年

三月初旬，湖

北軍界又秘密

成立了一個改

進團，分設機

關，私學文武

各官，遍送證

物傳單，企圖

起事，把現政

府推翻。又屈

打成招，誣指前湖北陸軍第八師師長，陸軍中將，勛三位季雨霖，又名良軒，是本案的主謀。他有心要把當年的革命黨人、起義元勛一網打盡。他抓到了劉耀青、黃裔、曾尙武、呂丹書、許鏡明、黃俊等人，一概槍斃。「在逃」的季雨霖、詹大悲、熊秉坤等人則嚴令各省一體通緝。黎元洪在湖北武漢與大獄，迫使當年的革命志士，開國元勛，死的死，逃的逃。自以爲既已出了胸中的一口惡氣，又能使自己的湖北地盤、副總統職位，確保無虞，穩坐「江山」。殊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黎元洪結了無數的血海深仇，狠下心來對當年擁戴他爲都督的革命同志，大加屠戮，連根芟除。他還在竊竊自喜，懵懵然的不知老袁已經在要下他的手了。

藉着鎮壓二次革命，在黎元洪看來是「堂而皇之」、「名正言順」的大理由，北洋勁旅，相率南來。當年袁世凱的南進計劃，是以津浦、平漢，兩線分途用兵。他命段芝貴爲第一軍軍長，下轄第二師王占元、第六師李純，循平漢線南下，目標在江西，實則湖北也在進佔的範圍圈內。又以馮國璋爲第二軍長，率領張勳、雷震春等部，沿津浦線南來進攻南京。

段芝貴是袁世凱的愛將，北洋武備學堂出身。北洋首要私底下喊他「乾殿下」，意指他是袁世凱的乾兒子。段芝貴在遜清光緒三十三年，曾經爲名伶楊翠喜脫籍，獻給慶親王奕劻的兒子農工商部尙書載振，又以十萬兩銀子作爲奕劻的壽儀，因而得了個黑龍江巡撫。可是不久就被徐世昌的門生張元奇以其行爲不檢給參革了。這一次

袁世凱派段芝貴率重兵南來，先就許了他這個乾兒子以湖北都督一席。可是黎元洪還被蒙在鼓裏，一個勁兒的爲袁世凱打頭陣呢？

黎元洪心想自己對袁世凱這樣的討好賣乖，阿諛諂媚，使盡了氣力，拍足了馬屁，袁世凱總該拿他當自己人看待，讓他也成爲北洋系中的一員，忠心耿耿的當北洋地盤的看家犬。因此，二次革命之役，他不惜使盡了全身解數，處處都想立功。然而，飛鳥盡，良弓藏，走獸畢，走狗烹。二年八月十八日，李純的第六師攻陷南昌，袁世凱立刻就任命李純爲江西護軍使、李廷玉襄辦江西軍務。黎元洪的兼理江西都督事，就祇剩下一個空頭官話，一紙具文。

自此以後，袁世凱便每隔幾天，來一次電報，請黎副總統北上，籌商大計。黎元洪眼見二次革命全盤失敗，南方已無須用兵，而段芝貴猶仍帶着兵精械足的王占元第二師，虎視眈眈，盤桓在湖北不走。這時他已情知不妙，袁世凱極可能不懷好意。因此，他就一遍遍的托詞拖延，一面竭盡可能的向袁世凱拋媚眼，送秋波，扮出一份我也是你的孤臣孽子，忠實幹部的姿態。另一方面，尤且在暗中準備，利用他一手操縱的湖北「民意」，希望在必要時作他的聲援。

此所以，二年十月，他打個電報到北京，請袁世凱敍一敍他大兒子袁克定的「贊助共和之功」，任命一項官職。居然馬屁拍到了馬腳上，被袁世凱婉言辭謝。十月七日國會正式選舉總統、副總統。又是袁世凱、黎元洪雙膺選連任，袁世凱凱催黎元洪赴京就職的電報，雪片般的飛

向武昌，黎元洪唯有延臉賴着不走。二十四日，袁世凱派他的親信湯薌銘爲湖南都督兼查辦使，兼民政長。黎元洪四下一看，他已經被陷在北洋軍的大包圍圈裏。他不禁暗暗的心慌，就怕湖北都督的寶座坐不長。果不其然，北京城新華宮裡的袁世凱，「等候大駕」等得不耐煩了，他派專人到武昌「促駕」。

北洋之虎南下起解

提起此人來頭大，他是北洋之虎，脾氣最壞，手段頂辣，而且翻臉不認人的袁世凱麾下第一員大將，陸軍總長段祺瑞。此公對黎元洪的印象一向不好，何況還有民國元年的殺張振武事件。段祺瑞受了黎元洪的累，害得他心驚膽戰不敢上參議院答詢。段祺瑞每次一提起這碼子事，總是破口大罵黎元洪，借刀殺人，扼了紕漏就往別人身上推。段祺瑞大爲不滿黎元洪，在黎元洪早有情報，完全明瞭。因此，當年十二月八日，他剛接到袁世凱又一封十萬火急，敦促黎副總統北上籌商要公的密電，他正在躊躇，這一回該找個什麼樣的推托之詞，再擋老袁一陣。便在這時，他的參謀長金永炎，跑得氣急敗壞的，趕來向黎元洪報告：

「副總統，那陸軍總長段祺瑞來了。」

黎元洪一聽段祺瑞到，情知大事不好。驚得臉上顏色都變，他忙不迭的問：

「他來做什麼？做什麼？啊，此刻他在那裏呀？」

「他來做什麼，不知道。」金永炎據實回答：「不過他人已經到了督署，此刻就在外面。他

說他一定要見副總統你家。」

黎元洪一聽這話，更是慌亂得六神無主了。

他一疊聲的說：

「那，那就快請他進來呀。啊，不，不，還是我自己出去接一下。」

正正衣冠，走出門外，親自把板起張臉，兩眼有威，不帶絲毫笑容的陸軍總長，北洋之虎段祺瑞給接了進來。他請段祺瑞坐，陪笑着臉正想跟他寒暄，段祺瑞却開門見山的首先道明來意：

「大總統派我專程來接副總統晉京，有要公亟待會商。」

「這——」，段祺瑞單刀直入，一時間真叫黎元洪無從招架了。他頓了半晌，方始說出一句話來：「事情真有這麼急嗎？」

「是很急。」

黎元洪忽然兩手一攤，憤憤然的說：

「我總不能說走就走呀，這裏還有些事情。」

段祺瑞冷冰冰的答道：

「我已經爲副總統備好了花車。」

黎元洪驚得睜圓了一對小眼睛問：

「你是要我馬上動身？」

「越快越好。」

重兵押送升火待發

用乞援的目光望一眼侍立在側的金永炎。金永炎唯有向他苦笑，輕緩的搖頭，他是在暗示黎元洪，段祺瑞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早有部署與準備，北洋勁旅，先已控制了武昌、漢口的衝

要地帶，湖北省軍正在北洋軍的監視之下，因守

營房衝不出來。此外，段祺瑞所携來的衛隊營尤其動作敏捷，段祺瑞一到，他們已將督署的衛士全部制服。如今是湖北全省，武漢三鎮，和這個都督署，俱在北洋軍的控制之下。黎元洪如欲反抗，那就祇有自速敗亡。

黎元洪整個兒的氣餒了，但他仍然竭力掙扎，鼓起勇氣來說：

「於公於私，我都不能一無交代，就這麼樣跟你一走了之。」

段祺瑞不予置理，他仰臉看着天花板，一臉鄙夷不屑的神情。

黎元洪實在忍無可忍了，他高聲的一叫：

「段總長！」

「嗯。」

黎元洪氣湧如山，握爪透拳，他不計一切的發出了怒吼：

「你聽見了沒有？我現在不能走！」

把臉一抹，段祺瑞再瞪住他看時，眼睛裏射出了陰森森的寒光，他一字一頓的說：

「副總統今天非走不可，因爲花車已經在升火待發！」

「我不走！」

段祺瑞虎的站了起來，他聲聲響笑的說：

「那就要請副總統原諒我們是奉公差遣，此身不由自主了。」

「慢着！」黎元洪情急大叫：「一定要我馬上就走的話，我也得召集部屬開一次會，把公私各事都交代清楚。」

段祺瑞却毫不容情的道：

「要開會，不妨就在這裏開！」

黎元洪欲哭無淚，萬般無奈，他命金永炎去傳齊督署高級人員，就在他的辦公室裏舉行「秘密會議」。然而一有段祺瑞和他寸步不離，這個會又如何秘密得起來？因此，黎元洪僅祇在秘密會議席上說了一句話：

「我走以後，都督由金參謀長代理。」

這便是黎元洪留在湖北的最後一句話。從此以後，他一直回不了故鄉。

被段祺瑞和他的衛隊營押上升火待發的花車，黎元洪抱着此去必死的犧牲決心，駛赴北京。他在漢口大智門車站月臺上即已洞澈袁世凱的毒計，因爲段祺瑞一把他送上了車，自己就此留下不走。而在十二月十日，黎元洪剛到北京，袁世凱便明令發表：派段祺瑞權行代理湖北都督。段祺瑞所遺的陸軍總長一職，則以周自齊暫代。十二月十日，黎元洪栖栖皇皇，淒淒涼涼，但當他的花車駛抵北京車站，月臺上却萬頭鑽動，旗幟如海，袁世凱所發動的迎黎盛況，不在恭迎國父孫中山先生之下。袁世凱派出了他的金漆朱輪華麗馬車，赴車站迎迓。北京城裏萬人空巷，爭觀泥菩薩黎副總統的豐采。然而，也就在這一天，袁世凱下令派段祺瑞權代湖北都督，黎元洪的地盤算是完了。

京華煙雲大開眼界

黎元洪一腳踏進了北京城，抵步之初，袁世凱對他倒是曲盡綢繆，竭力籠絡。派民元迎

接國父孫中山先生入京的金漆朱輪馬車前赴車站迎迓。那輛馬車正是袁大總統自己的座車，將慈禧太后囚禁光緒皇帝的瀛臺，作為黎副總統的下榻處。黎元洪初抵京門，就有好事者撮合袁黎聯姻，而且八字還沒有一撇，袁世凱便口口聲聲的親家親家，喊得好不親熱。袁世凱摸透、猜準了黎元洪的心理弱點，他很愛錢，可是歷年領軍，都鼓不起勇氣來措克聚斂，大撈特撈。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初起之夜，正是因為捨不下一隻皮箱裏的多年積蓄，方始被革命同志找到了他那匿身之處的。軍政府成立以後，自都督黎元洪以次，全部官佐一概月支二十元，足證黎元洪即使風雲際會，也不會撈到油水。因此，袁世凱時刻不忘替黎元洪增加收入，在金銀財寶，富貴繁華這一方面，也給黎元洪開開眼界。

一到北京，袁世凱就特地訂定副總統的官俸每月一萬元，另外支給公費兩萬。三萬元一個月的薪津，比黎元洪在鄂軍政府時代，月支二十元相比較，足足增加了一千五百倍。據袁世凱的二女婿，黎元洪夫婦對他也極為賞識，曾經欲以黎大小姐孃之的薛觀瀾氏透露：當時黎元洪在北京每個月的實際所得，尚且不止三萬元之數，尤其他住在瀛臺，副總統府一切開銷都由袁世凱的總統府負擔。所以黎元洪在北京時期，事業雖不如意，但是不幾年間，畢竟也成為頗有身家的小富翁一個了。

有許多位先生寫袁黎結合的往事，都認為袁世凱以瀛臺為黎元洪的住處，以當時情境而言，似乎是在意存諷刺，拿黎元洪之被「押解入京」

比之光緒皇帝的百日維新失敗見幽，其實是有點厚誣了袁世凱的。當年袁世凱使黎元洪住在瀛臺，最主要的原因是瀛臺距離袁世凱總統府所在地新華宮來得近，兩處相距不過二百步，散散步就到了。此所以，袁世凱不但常時踱步到瀛臺來跟黎元洪上天入地的聊一會兒，每天晚午兩餐，袁大總統那邊開飯，都還要請「親家」過來一道進餐。

不但袁大總統和黎副總統親近熱絡得一時都分不開，兩家的內眷更是走得動得快，往來得極其親密。說起袁、黎二府的內眷，那黎府比起袁府來可是瞠乎其後，相差老遠。因為袁世凱有一妻九妾，黎元洪則僅一妻一妾而已。尤其袁世凱的大太太、姨太太裏有大家閨秀、三韓望族、南北名伎，窈窕淑女，多少年來在天上神仙家，人間宰相府，享盡了富貴榮華，見過了盛大場面。跟黎元洪那位只知吃齋念佛的鄉間元配老婆，和春申江畔，武漢三鎮的一名黑牌妓女的姨太太黎本危一比，兩家內眷相差何止以道里計？

一比起來，黎夫人與如夫人黎本危，未免有失於眼睛睜子稍淺，無論在心目中抑或表面上，都把袁家的內眷捧上了天。就中又有黎元洪的元配夫人對於袁世凱的正室夫人于氏由衷敬佩，至於五體投地。往後她自己在袁世凱及其內眷一再力捧，籠絡結納之餘，由於水漲船高，也就許了一個心願，那就是凡事都要跟于氏夫人看齊。例如兩府正式議親了，黎元洪起先希望自己能做男家，讓他兒子娶位袁宮保——袁大總統的千金，黎夫人也看中了朝鮮二姨太白氏如夫人人生的六小

姐袁錄禎。可是，袁家也想以乾宅自任，黎夫人聞訊立即表示讓步。但當大媒把袁世凱的五姨太楊氏所生的第九子克玖，和第十一子克安兩兄弟的生辰八字，送去給坤宅黎府合婚看。黎夫人一開口就問黎元洪道：

「袁家這兩位少爺，誰是大太太生的？誰是姨太太生的呀？」

黎元洪唯有據實答覆：

「兩位都是五姨太太生的。」

黎大小姐洋味很重

詎料，黎夫人時正一心高攀于氏夫人，因此她快快失望的拒絕道：

「不行，我家女兒是我生的。」

黎元洪忙說：

「人家嫡出的兒子祇有袁克定一個，早就娶了蘇州吳大澂的女兒，還納了一名妾，馬氏。這是勉強不來的事，太太妳將就點吧。」

當時，黎夫人還堅持不依，逼急了，黎元洪只有舉例說明：

「顯赫一世的李中堂李鴻章就是姨太太生的。袁家姨太太生的兒子妳不要，妳沒聽說連宣統皇帝都在跟袁家提親嗎？」

黎夫人還是不肯，黎元洪唯恐「婦人之見」誤了大事，便竭力陳詞：

「宣統皇帝有意跟袁府聯姻，說的袁七小姐，也是四姨生的。再說，袁家老九我見過，下巴長得特別長，跟明太祖朱元璋一樣的必有後福。跟我們二女兒年齡又相當，我看妳就選了袁家老

九吧。」

聽說是以黎家二小姐許配給袁家九少爺，黎夫人不言語了，她算是答應了這門親事。——這門親事很不理想，因為黎二小姐誠然聰明向學，品貌皆優，祇是她得了神經衰弱症，有點不大正常。所以，往後成親不久，黎二小姐便絕裾而去，從此一生一世住在娘家，不再回夫家的門。在袁家的親友看起來，當初黎家明知齊大非耦而故意促成婚姻，應該是心有內疚的。

議婚的當時，袁世凱的九少爺袁克玖才十歲，男家的大媒請的是內務總長湯化龍（前湖北諮議局長），女家大媒則為內務部次長言敦源。

其實黎元洪夫婦最鍾愛的倒是黎大小姐。

這位小姐往後在北京高等社交界很出鋒頭，黎大小姐喜歡洋派，經常西裝革履，作男士裝束，應對大方而口齒便給，每每高談闊論口若懸河，心中當然也有相當的真才實學。黎元洪夫婦不但想給她找個嫡室生的東床快婿，而且順應黎大小姐的要求，她的未來夫婿必須是名門望族、世家子弟，尤其得學兼中西，出人頭地。所以黎元洪夫婦一度屬意前駐英法義比公使薛福成之孫，無錫薛學海，字滙東，別號觀瀾。這位薛家公子曾在民國二年到七年之間，有過一年裏面讀完兩年學分的光榮紀錄，其人固翩翩濁世佳公子，家世之顯赫當然不在話下，薛觀瀾好運動，善奕棋，又復是平劇評論權威。袁府全家和黎府全家幾乎都是戲迷，對薛觀瀾的印象好得無以復加。民二到民七年間薛觀瀾兩度回國省親，都曾到全國平劇名角集中地的北京城，住過一段時期。其中

有一次便應黎元洪夫婦之邀，在黎府下榻。

薛觀瀾在黎府深受上下人等歡迎，他的住室被安排在黎元洪機要秘書「文膽」饒漢祥的隔壁。薛觀瀾很佩服饒漢祥的駢文寫得好，對他執禮甚恭，屢致景仰之忱。於是有一天饒漢祥私下告訴他說：黎元洪夫婦和他們全家對薛觀瀾如此厚待，正是有意要把黎大小姐許配給他。

這一門婚事終於未能得諧，因為薛觀瀾覺得黎大小姐洋化太深，跟他自己的性格不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當然也就無從再往下談。薛觀瀾後來娶了袁世凱的二小姐，朝鮮四姨太生的袁仲禎。四姨太是袁世凱的妻妾之中，唯一進過衙門伏侍過袁世凱的，她在袁世凱直隸總督任上曾經隨侍節署，不用說她很得袁世凱的寵愛，却是不幸在生袁世凱的第七女琪禎時，坐月子得了病又把藥喫錯，實恨以歿。

袁二小姐氣死她婆婆？

薛觀瀾和袁二小姐結婚後，他曾任過保定道尹、直隸交涉使。民國十年春天他母親在無錫家鄉病逝，薛觀瀾和他的夫人袁二小姐請假回籍奔喪，當時正是黎元洪被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抬了出來，第二度出任北大總統。薛觀瀾和財政部長趙椿年同往公府謁黎辭行，不曾想到黎元洪不待薛觀瀾坐定，便端起老長輩的架子，板下臉來劈頭就是那麼一句：

「滙東，我本來要找你，怎麼袁二小姐把她婆給氣死了？這件事你要負責啊！」

當時的場面，尷尬已極。薛觀瀾只好率直否

認，他解釋的說：

「我正要帶內人從北京奔喪回籍，那會有這種事情？家母是赴日就醫，終告不治棄養的。何況內人賢淑，她平時最得家母的歡心。」

但是黎元洪仍還在一個勁兒的搖頭，歎氣，表示他對薛觀瀾的解釋，未能滿意。

趙椿年跟薛觀瀾是同鄉，籍隸常州（武進），與薛觀瀾的家鄉無錫毗鄰。他是滿清故吏，為人圓滑而善於週旋肆應。他眼見場面太僵，薛觀瀾奇窘。祇好挺身而出，肅立黎元洪之前，委婉的說：

「請大總統明鑒，椿年跟滙東的尊人有同年之雅，椿年可以保證滙東所說的決非虛言。」

至此，黎元洪方始「色霽」，讓他們兩個坐下，談正事。薛觀瀾辭出後，老成持重的趙椿年，先安慰氣憤不已的薛觀瀾說：

「這一定是有人在進讒言，先入於大總統之耳，世兄不必介懷。」

然而，薛觀瀾却在不勝慨嘆的說：

「這麼樣的椎魯，這麼樣的孟浪，以這種頭腦簡單的人，掌理一國之政，中國未免太悲哀了！」

這固然是薛氏一時的氣話，不過，由這一件軼聞亦可獲知，黎元洪畢竟缺乏光風霽月的氣度，與乎坦蕩開朗的胸襟。最低限度，也顯見他對薛觀瀾之捨黎大而迎袁二，多年以來始終都是不釋於心的。

至於黎元洪的一妻一妾，黎夫人固是黃陂同鄉，門當戶對，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迎娶進

門的。由於黎元洪幼時家貧，跟他父親遠戍天津丁字沽，黎元洪的父親不過一員偏裨將校，潦倒到死時幾至無以為殮，他家世高明不到那裏去。黎夫人多半也是尋常人家的女兒，不可能受到什麼高深教育。而且，她無疑是一位講究三從四德，徒知相夫教子的舊式女性。

但是，她的丈夫黎元洪，却由於自家努力，出人頭地，他的際遇在光宣年間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他不但是北洋水師學堂的早期畢業生，而且受知於學堂監督（校長），中國海軍者宿陸鎮冰，以及往後迭任督撫封疆大吏逾三十年的南皮張之洞，在他們先後大力提拔之下，黎元洪方始得以留德留日，成為滿清編練新軍聲中，鳳毛麟角般的軍事英才。

言行、思想、生活習慣全都有了很大的距離，黎元洪對他的元配夫人終於越來越遠。何況少年時代的他，走遍了華洋雜處，十里洋場，如上海、香港、漢口之類的大碼頭。又復是腰纏多金，出手大方，天之驕子般的海軍軍官。黎元洪未能免俗，他也曾沉緬於走馬章臺，浪迹平康的醉生夢死生涯。而且，還在歡場之中結識了不少紅粉知己，花前月下，心旌搖搖，情不自已時，難免許過一些嚙臂之盟，白頭之約。當時，是真，是假？事過境遷，連自己都已記不真切了。

如夫人曾經張艷幘

祇是，在楊枝普酒，廣結歡喜緣的那麼許多次悲歡遇合，露水姻緣中，也曾有如此這般一個妙人兒，留給少年海軍軍官黎元洪以深刻印象，不

盡綺念。那正是玉人頤頤的黎本危。據說，黎本危本姓危，「黎本危」者，黎家人本危姓也。她是蘇北人，出原自蘇北大族，人丁繁盛，頗有產業，唯獨黎本危她們家裏窮到無以維生，父母由於衣食所迫，將個長身玉立，聰明伶俐的女兒，忍痛鬻予娼門。稍微大些，就開始了生張熟魏，投懷送吻的倚門賣笑生涯。因為黎本危在滿清末造出賣色相居然還是一隻天足，後來跑碼頭改張艷幘於漢口，又復成為不得營業執照，被迫暗中執業的黑牌妓，從而可想她在花界的等級一定高不到那裏去。非關長三，不是么二，極可能是一兩隻大洋進門亮相的「一跌倒」。此豈自幼在火炕裏煎熬，風塵裏打滾，她和黎元洪訂交很早。難得的是她有一雙風塵巨眼，竟然識得黎元洪是前途不可限量的人物。所以在定情之夜，便兩下子男貪女愛，難分難舍，當時也曾有從良之願，但求永結同心之約。祇是黎元洪不過一介海軍低級軍官，甲午黃海之役滿清水師未敗之前他不過一名中尉，既敗以後他先則候差，其後協修吳淞砲臺。喫喝嫖賭的餘錢儘够，若是要為黎本危贖身脫籍，另開獨立門戶，老實不客氣說黎元洪還沒有那個力量。因此，儘管黎本危一廂情願的託付終身，在黎元洪却祇有唯唯否否，不時支吾而已。日久天長，說不定連黎本危自己，也斷了這個指望。祇不過，黎本危總算是一往情深，情意縣縣，她常時託人代筆，和黎元洪通通信，使得他們之間的關係，持續多年，仍然呈藕斷絲連，若即若離之態。祇要黎元洪每次過上海，他們必定會有數日盤桓，幾番流連。

宣統年間，黎元洪在湖北軍界，由於南皮張之洞的大力提拔，聲譽鵲起，官爵扶搖直上。他陞任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成為僅次於第八鎮統制張彪的第二號人物。就在這個時候，黎本危在上海靜極思動，她得了個機會，上漢口去跑碼頭淘金，想不到人地生疏，又受了王八鴿兒的播弄，竟至淪為暗無天日，受盡折磨摧殘的黑牌妓——暗娼。不久，可能是時來運轉，瓦片兒也有翻身的一天，無意中被她聽到，她在人世間唯一的一位老相好，有過海誓山盟的恩客黎元洪，居然就在一江之隔的武昌城裏，榮任協臺大人混成旅旅長了。於是她懷着姑且一試的心情，跟黎大人通了個消息，湊巧黎元洪公事既忙，黎夫人又喜歡住在黃陂故鄉，黎元洪每天回到空空洞洞的公館，實在難忍寂寞寡歡。而且當時他官秩日隆，私生活得講究點體統，滿清官場嚴禁冶遊狎妓，他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追歡逐樂，眠花宿柳。再加上回憶往事，也難免悠然神往，於是，他乾脆把黎本危娶回了家來。

黎本危一步鴻運登了天，成為黎大協統的大姨太，誠所謂「時來點鐵成金，運去黃金成鐵」，黎本危一進黎大人的家門，由黎元洪替她取了「黎本危」這個名字，她竟似脫胎換骨，再世為人。身段在豐腴中不失窈窕，神情在歡激中笑靨可親。她見多識廣，落落大方，跟黎夫人的出不了門，見不得客截然相反，迥異其趣。黎夫人開始吃齋禮佛，不問外務，黎本危就儼然以黎協統夫人自居。妙的是她自己脫離了「人盡可夫」的悲慘命運，竟然大有「幫夫」的福氣。黎元洪

自從得了黎本危，就此逢凶化吉，因禍得福。辛亥革命事起，由鄂軍都督、中央大都督、鄂贛二督，進而副總統兼參謀總長了。這豈是黎元洪和黎本危始料所可及的。

在當年多為大家出身、舊式女性的達官顯宦夫人羣中，黎本危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多年的歡場滄桑，她跟那些大門不出、二門不跨的名門閨秀，在交際應酬場合自屬不可同日而語。妾以夫貴，黎本危漸漸成為武漢高級社交場合的一支奇葩。她學過幾句洋涇濱英語，又能在人稠廣衆之中跟洋人相擁相摟翩跹起舞而面不改色。因此，不知內幕底蘊者，都在爭相艷羨，黎副總統居然有那麼一位理想的賢內助。

段祺瑞是老袁女婿

黎元洪被段祺瑞「架」上火車，駛離武漢北上入京。段祺瑞爲了不惜明告黎元洪，從此以後你別想回南邊。所以黎元洪是全家老小，一家一當全都帶到了北京城去的。黎本危當然也跟着「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夫婿北上。袁世凱把他們一家安置在瀛臺，時值臘月嚴冬，進了新華門後，由新華宮總統府再到瀛臺去，可以步行，也可以乘一滑即到、來往於層疊深固的海子之上的冰船。這一種由新華宮到瀛臺的特殊交通工具，形狀很像是一頂轎子，一艘冰船上最多可以坐六個人，就在光滑如鏡的海子厚冰之上，由足登羊毛革靴的船夫由後向前推着走。給南來的黎元洪一家乘坐，人人都感到非常新鮮有趣。

黎元洪一家佔用瀛臺地方相當的大，因為袁

世凱有意使黎元洪跟他自己一樣，辦公室和住家全在一處，比較方便，這一項殊榮是黎元洪一個人所獨有的，連袁世凱倚界最深的第一員大將，迭任國務總理、陸軍總長的段祺瑞也不能援其例。段祺瑞在當陸軍總長的時候，因為他架子大，人也疏慵懶，經常不去陸軍部上班，每天都由司官來來往往的上總長公館送公事回公事。袁世凱曉得他有這個毛病，也祇替他在府學胡同，私人斥資三十萬元買了一幢房子，送給段祺瑞。——這幢巨宅和陸軍部衙門祇隔一道牆，袁世凱叫段祺瑞在牆上打一道洞門，便於總長大人上下辦公。段祺瑞曉得這三十萬大洋出自袁世凱的私人腰包，他堅持不肯接受。袁世凱便說：

「這是我給我女兒的陪嫁！」

段祺瑞果然無詞以對，他祇好連聲道謝收下。因為段祺瑞的元配夫人姓吳，是江蘇宿遷舉人吳懋偉的女兒。在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段祺瑞二十三歲的時候遭嫁，當年這位吳夫人只有十九歲，段氏長子宏業、長女宏淑，都是這位吳夫人生的。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吳夫人死在濟南。翌年（一九〇一）段祺瑞續娶陝西涇陽人江西巡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弼，字小浦，諡文毅的孫女張氏爲妻。這位張小姐是袁世凱的義女，自小就在袁家撫養長大，袁世凱夫婦一向對她視同己出。嫁給段祺瑞作續絃，當然也是袁世凱的主張。所以認真的說起來，段祺瑞的確是袁世凱的乾女婿。

對待黎元洪，自然要比段祺瑞客氣得多。在新華宮裏，袁世凱除了以瀛臺爲黎元洪全家的住

處，又以瀛臺前面的景星殿，充作副總統辦公處。復照附近的慶雲殿，佈置成黎元洪宴客的大餐間，和接待室。殿中的陳設，則一概改爲洋式。黎元洪那個副總統辦公處，——景星殿裏的陳設佈置，比作爲大餐間、接待室的慶雲殿相差甚遠。全部傢俱祇不過若干件木器，聊供落坐而已。兩座殿裏遜清南書房供奉留下的墨迹依然保存，都是光緒年間的南書房供奉山東諸城人徐會澧，字東甫所書。徐會澧是同治進士，光緒年間當過吏部侍郎、兵部尚書。留在瀛臺的長額大字，落款只書「全忠」二字，所錄的全是詩經、書經成語中關係爲君之道者，一律恭楷。

在北京盤居期間，黎元洪跟北洋軍閥，官僚政客一比，他的生活簡樸，確實罕有所及，他不吸煙，不喝酒，宴客的時候每人一杯白開水，雖然說席面用金盤金碗，但那是從袁府館借用的。

黎元洪在北京身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兼參謀總長，但是他的副總統辦公處係以會客室爲主，看來他似乎從不曾坐過副總統辦公桌，而桌上確也一向「案無餘牘」。參謀總長衙門他也很少一到，參謀本部裏實際主持部務的是次長陳宦。陳宦是袁世凱的親信嫡系老幹部，他對黎元洪執禮甚恭，不時的上瀛臺請謁副總統兼總長請示機宜，其實雙方肚裏明白這不過是做戲而已。

神聖優美此天真也

二年十二月十日入京，拖到九天後的十九日，黎元洪方始不無快快的向袁世凱請辭湖北都督。一篇滿紙無奈的辭職電文依然出自饒漢祥的手

筆。此公起先對袁世凱頗感「知遇」之恩，竭力慫恿黎元洪倒向袁世凱的懷抱，及至他和黎元洪一道入京，在瀛臺開問房子給他住下，這才回念一想，連自己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湖北民政長」也給不知不覺搞掉了。所以饒漢祥自己當時也是滿腹牢騷，黎元洪的辭呈裏乃有如下之絕妙好詞：

「……念兩年患難之場，迴思尚悸。論全局則須籌一統，論個人則願乞餘年，倘仍恃寵長留，更或陳情不獲，中流重任，豈忍施於久乏之身？當日苦衷，亦難曝諸無稽之口，此尤元洪所冰淵自俱，寢饋難安者也。伏祈大總統矜其愚悃，假以閒時，將所領湖北總督一職，明令免去。元洪追隨鈞座，長聽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擲山雲而煉性。幸得此身健在，皆屬推衣解食之恩，倘遇邊事偶生，敢忘擐甲執兵之報。伏居待命，無任屏營。……」

辭呈一上，袁世凱立刻批准，次日即命周自齊代理段祺瑞的陸軍總長，而以段祺瑞督鄂。三年二月十三日復命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一直到四月三日段奉袁命回京供職時為止，段祺瑞擺出一面孔的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他一手解散鄂軍，將黎元洪一系人物，一脚踢開，大量引入北洋系的勢力。在短短的三兩個月時間裏，他已使湖北全省淪為北洋軍閥武力統治的地區，自此而後時十四年之久，湖北人都在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

段祺瑞以斷然手段，武力壓迫，解散鄂軍，排斥湖北各級文武官員。身在北京的黎元洪，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在北京城裏急得雙腳直跳，却又是鞭長莫及，無可奈何。袁世凱的太極

拳打得高明之至，使他連提出抗議的機會，都難以找到。有一回，上海申報名記者黃遠庸，經過新華宮裏的同意，上瀛臺訪問黎元洪。黎元洪聞訊大感興奮，還特地備了午餐，希望能跟記者多談一會兒。當時，國人深知黎元洪中了袁世凱的圈套，他是被段祺瑞強行押解入京的。國人時已深知袁世凱手段的毒辣，對於黎元洪的生死安危，都在議論紛紛，非常擔心。新華宮答應黃遠庸往訪黎元洪於瀛臺，當然有其釋羣疑，調謠詠的作用。那一次，黎元洪即曾在黃遠庸的跟前，和一位方自湖北來的部屬，故意大談特談湖北近聞。他問湖北都督府的現況，鄂軍被遣散的經過，乃至於將舊日湖北文武官員一個個的提出來問。問他們境遇如何？現在還有飯喫嗎？

然後，談到了段祺瑞在湖北大刀闊斧的裁兵，勒令鄂軍退伍。黎元洪便忽然轉過臉來，神情激憤的向黃遠庸大發牢騷說：

「無論如何，我們總要給人家一條路走。此所以從前在我手裏裁員，發給退伍金的時候，至低限度也在兩千元以上。意思就是退伍的人拿到了這一筆錢，或者回家買地耕田，或者做個生意買賣，未來的生活有了着落，方始可以不虞他變。」

接下來，大概還有一些提名道姓，較為露骨的憤懣不滿之詞。黃遠庸在寫訪問稿的時候，自己也曾承認：

「……至其所語何事？則吾輩秉新聞記者之德義，當然不能洩露也。」

更妙的是，黃遠庸在這篇世人矚目的訪問記中裏，最後提起那麼一段題外的話：

「余歸後，有某君問余以謁見黎公後之所感。余方囁嚅無以形容。某君即謂其天真照人處最爲可慕，余不覺點首。嗚呼，神聖哉，優美哉，此天真也！」

中華民國開國元勳，開國四大偉人之一，鄂軍領袖，袁世凱的副總統，民國參謀總長，怎可以稱之爲「天真」？讀至此，真不勝欽敬黃遠庸不啻爲名記者，大手筆了。

袁世凱只要黎元洪不提湖北方面的事，他對黎元洪確是親切異常，體貼入微。袁世凱的二姑爺薛觀瀾曾坦率的說：

「袁氏初見黎元洪，親切異常，知其無用，不足爲患。但袁喜其厚重，亦真能推誠相與。蓋袁用人與交友，第一取其誠實，第二始重才具。」

祇准六人自由出入

從袁世凱的新華宮，到黎元洪所居的瀛臺，兩地相距不過二百步，走走固無不可，尤且還有別具風味的冰船可乘。然而，袁世凱還特地按照清宮中皇帝、皇后的體制，在他和黎元洪的辦公處門口，各備一乘兩人抬的肩輿，以供他二人代步之用。所以袁世凱每次進餐都邀黎共食，可以一邀即至，方便之極。然而，另一方面，則新華宮的守衛全部由袁世凱的衛隊負責之外，儘管黎元洪的夫人、如夫人、少爺、小姐、眷屬、秘書、副官、侍衛、傭人、僕婦、丫頭、馬車伕和聽差、大司務，全都住進了瀛臺，論人數總有一兩百。但是，這一兩百人中領有新華宮通行證，可以隨時出入無阻者，却一共只有連黎元洪本人在

內的六位。其餘人等出入，一律須經申報許可。因此之故，黎元洪的首席副官唐在禮少將，自入京後，就一連多月不曾出過藏臺一步。由此一點，亦可知袁世凱對黎元洪的防範，究是何等的嚴密。

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在黎元洪入京初期，袁世凱倒是頗能做得到的。有一天，天降大雪，袁世凱又請黎元洪過去共餐，他自己閑立階前等候，移時黎元洪乘轎到了，一眼瞥見袁世凱披一件貂皮大氅，當下就讚不絕口。袁世凱一聽馬上就把大氅解下，往黎元洪身上一披，朗聲大笑的說道：

「親家，你既然喜歡，那就是你的了。」

事後方知，這件貂皮大氅價值萬金，係浙江督軍朱瑞所進獻。——袁世凱生前老愛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身外之物，不足戀惜。」不過，設若沾沾份量的話，位居天下之中的湖北一省，和價值萬金的一件貂氅，袁世凱畢竟還是拈得出來孰輕孰重的。

三年二月一日，段祺瑞奉調回任陸軍總長，在此以前的兩個月裏，段祺瑞已將黎元洪在湖北的勢力連根拔除，不留餘地。但是河南境內有巨匪白狼為患，袁世凱乃命段祺瑞兼而督豫，調集各軍將狼患肅清。四月三日段祺瑞返京供職，安穩穩的湖北督軍寶座便由乾殿下段芝貴來坐。段祺瑞返京之後也曾奉袁世凱之命，謁見黎副總統有所報告。但是黎元洪一見段祺瑞的神情倨傲，滿面冰霜，他不禁透心生涼，段祺瑞不是袁世凱，他無論在內心和表面，始終都在向黎元洪公然流露其鄙夷不屑。因為他認定了黎元洪是他的部屬（辛亥革命之役黎任清軍協統，段是第二

軍統並且署理過湖廣總督），親赴武漢手到擒來的政治俘虜。再則，黎元洪任鄂軍都督並非其初衷所願，而段祺瑞却認為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六日他率同各路將領電請定共和國體，清廷因而「吓得遜位」，致建中華民國，才是他的「締造共和」之功。

在袁世凱，段祺瑞一熱一冷的兩副嘴臉之間，黎元洪百般懊惱，萬種煩燥。他私下一再表示只需獲得自由，一切名位利祿在所不計。他甚至婉轉的提出過要求，請袁世凱送他出洋，他願長期居留海外，而只消袁世凱給他一個「答謝各國承認中華民國專使」的名義，以便他藉此多走幾處地方。由此可見黃遠庸先生「天真」之形容，着實妙到毫顛。

苦悶永遠無法排遣，處境始終相當危險，唯一火裏取栗式的苦中作樂，是到了北京以後可真有好戲可聽，佳劇可看。京戲源自皮黃，因此特別為湖北人所喜歡。當年的湖北家長黎元洪自亦不能例外。尤有袁世凱他一家妻妾子女，媳婦女婿，無人不是戲迷。此所以成了民國總統，洪憲皇帝以後的袁世凱，他只有一件事做做西太后，那就是在新華宮裏設立昇平署，專門負責新華宮裏公府亦即大總統府裏的平劇提調。新華宮裏的大禮堂，大劇場，懷仁堂上經常不斷的在作平劇盛大演唱。

想當年，懷仁堂的晚會也曾是民國鼎革，袁世凱粉飾太平時期的一大漪歟盛況。民五以前，懷仁堂的晚會仍以當代第一生角譚叫天譚鑫培為中心。每次演唱，必定名伶畢集，盛極一時，戲

碼之彈硬，得未曾有。所以每逢佳令時節懷仁堂作盛大演出，袁世凱還得東邀各國駐華使節蒞臨欣賞。事先要印製精美絕倫的華洋文對照說明書，演唱時尤須精通洋文的公府秘書親任翻譯。年前返國一行，備受朝野人士熱烈歡迎的顧維鈞博士，當年即以懷仁堂演唱最佳翻譯而名噪一時，風動中外。

余叔岩譚鑫培之間

那時節，普天之下的平劇名伶，莫不以曾在懷仁堂演唱而引為無上光榮。心理影響所及，難免由上而下戒慎戒懼，誠惶誠恐。流風餘緒，於是所有在懷仁堂演唱的文武場面，乃至於檢場的，無不身着團花繡服大紅袍，正襟危坐，面有得色。人人都以為在懷仁堂的臺上露臉，那是一生之中的一件大事。後來，又有在文武場面和舞臺之前，加隔一重若隱若現紗幔的。種種創舉，往後梅蘭芳訪日訪美時，俱曾沿用。

民國三年秋，陽曆十月十八日，黎元洪兩夫婦五十初度。袁世凱有意替他熱鬧開闢的做一次壽，特地派出新華宮裏的紅人，他的本家侄子，比時公認辦事務第一把好手袁乃寬，負責籌備。袁乃寬決心趁此機會討好寶乖，他把昇平署署長王錦章找了來，告訴他說：

「黎副總統跟夫人的雙慶，非比尋常。這天晚上的堂會，你必得給我排出一個盛況空前，從頭到尾絕無冷場的戲碼子來。」

王錦章當這個昇平署署長，全仗着他的乾兒子梨園世家，鬚生泰斗余叔岩。余叔岩是我國資

格最老的北平三大鬚生之一，春臺班臺柱子余三勝的孫兒，咸同年間青衣花旦兼崑旦，四喜班主余紫雲之子，在梨園行中三代同享大名的就祇有他們余家三祖孫父子而已。不過余叔岩小時候用「小小余三勝」的藝名在天津演唱，因為晝夜不停疲勞過度而倒了噲。他父親死得早，上頭還有兩個常年不事生產的兄長，三兄弟坐吃山空，家境每況愈下。余叔岩迫不得已託人找門路進「戲迷家庭」袁公館，先伺候袁世凱的元配氏夫人充小當差，後來資緣升到衛士隊，每天上操打靶訓練過一段時期，他居然當上了袁世凱長子大爺袁克定的侍衛。當時公府上下都喚他的藝名「小小余三勝」，余叔岩雖然心裏不大高興，可是表面上一直裝着若無其事，彷彿聽來滿受用似的。

余叔岩很有志氣，他在新華宮袁公館抱着兩大希望，其一是偷學譚鑫培的絕着，打算等叫天兒年邁退休取而代之，成為中國伶界的首席鬚生。譚鑫培曾經跟他祖父余三勝學過藝，但是他却雅不欲收已經倒了噲的余叔岩為徒。世人輒謂余叔岩為偷學譚鑫培的戲，如何加入春陽友會票房，以票友的身份買票入座。又如何拉兩位朋友一左一右擋着自己點兒，免得被譚鑫培瞧見，認為他破壞了行規，就這麼苦心孤詣揣摩多年終於成了大器。殊不知民初余叔岩正在新華宮裏當差，昇平署署長王錦章又是他的乾爹，譚鑫培還不能不賣他的賬，凡事讓着他點兒。所以每逢公府有堂會，余叔岩老是利用他乾爹的職權，排他自己充任譚鑫培的配角。近水樓臺先得月，他在這段時期的收穫可就够大的了。

還有一個私衷大願是做官，這倒不是梨園行出身的余叔岩在癡心妄想。事實上袁世凱專一在馬弁聽差中間選拔他的統兵大將。滿清末造滿清新軍頭一次編成六鎮（師），第六鎮統制官（師長）就是袁世凱家奶媽的兒子吳鳳陵。便在余叔岩的同僚好友之中，如唐天喜、翟克明等論人事關係、歷史淵源，學識能力也都比余叔岩差不到那裏去。他們都會由袁世凱大力提拔當上了鎮守使、衛隊旅長，儼然也是閥字輩的人物。怎叫余叔岩不食指大動，官癮大發。所以他在新華宮裏

不但辦事賣力，上下巴結，而且還整日價的出操打靶出野外，惡補軍事學，表現得非常之起勁。王錦章把袁乃寬的吩咐，在余叔岩跟前一交代，余叔岩便精神抖擻，奔走聯絡，他也要藉黎元洪夫婦的五十雙慶，竭力的有所表現，大大的漏一次臉。因此，由余叔岩親任總提調，果然在新華宮懷仁堂來上了一次空前絕後的盛大堂會，論劇目之緊湊，角色之齊整，場面之浩大，演出之精采，即令清宮中慈禧太后的內廷供奉，也得為之退避三舍。（待續）



「山浮洗」——照劇的岩叔余